

小时候并不爱吃蔬菜,尤其讨厌有怪味道的菜,如芹菜、大蒜、香菜、韭菜等等,成年后认识到各种蔬菜有各自独特的营养价值,强迫自己接受怪味,渐渐地,被动变成主动,委屈变成享受,甚至变得钟情。而最得我宠爱的要算韭菜。

但在国内到处买得到的普通蔬菜,到了德国变成稀罕珍品。1999年我刚到德国时,在城里的亚洲超市看到过一小把中国韭菜,标价是20马克一公斤,吓得我“好韭”者只能论根购回家杀杀馋虫。

后来去法兰克福,见某中餐馆有“韭菜猪肉蒸饺”。这三个字的组合立马将我的乡愁厮杀大半,赶紧点。可蒸饺上了桌,咬下去大失所望:韭菜似葱花,稀疏零星点缀其中,猪肉倒是满满当当唱了主角。只有在汉堡一家装潢简单甚至有点老旧的上海餐馆,尝到了我在德国我所经历的最赏心悦目最正宗美味的韭菜蒸饺,透过竹笼蒸冒出的热腾腾蒸气,能看到饺皮里一片盈盈的绿,果然入口即鲜香四溢。

某年在法兰克福的女友虹家

里,尝到了她在森林里采的野韭菜包的韭菜猪肉饺子。我好兴奋,居然在德国吃到跟老爸做的味道一样的饺子了。至此,我还以为德国野韭菜与中国的韭菜长得相似,散步或骑车在野外,总是在森林草地里寻寻觅觅,可从来没发现过。

十多年前一个五月的周日,邻城纽伦堡的中文学校要组织采野韭菜包饺子活动,我这个半老孩子也激动起来,却路况不熟,开车到了聚集地别人已出发。在餐馆等摘韭菜的家长学生回来,我惊奇地看到德国野韭菜竟像五月铃兰!它在这里长得高大丰满而不失柔美!可以吃起来,味道比种植韭菜还浓郁。所以华人把德文叫“熊葱”(Bärlauch)的植物叫作“野韭菜”,通俗易懂。当时,那些吃面包奶酪长大的“香蕉人”(喻在西方长大的亚洲人)小朋友也跟我这个有地道中国胃的半路移民一样,被那挡不住的诱惑吸引。多个炉头同时煮饺子都来不及供应,总有托着空盘的大小朋

友排队等候在炉边。

为了补偿自己未能赶上摘韭菜的缺憾,在那年自己的庆生日,厚着脸皮向两位好友提出平时不好意思提的“非分要求”:带我去摘韭菜。虽是5月下旬,按德国人说法已过了时令,可我等“韭疯子”不听此说,兴趣依旧盎然。上次采过韭菜的阿萍自告奋勇担当向导;英英则开来加足了油的奥迪车。我们驱车50公里到了Lauf,阿萍却记不起确切的山坡了,四处搜寻不见韭菜芳踪。好在那天阳光明媚,虽没能采到野韭菜,心情一样朗朗。

后来搬去北威州后,还是找不到野韭菜,只能在德国超市买100克1.69欧元的打打牙祭,(今年已经涨到每100克1.99欧元了!)还请野菜专家昔日给我寄过一次。自己也曾去其他城市找文友,作会友加摘菜的特色游。当地一对华人夫妇涛和娟,知道我喜欢韭菜,经常送我们自种的中国细韭菜,安慰了我的中国胃,温暖了我的中国心。

疫情前搬回先生在巴伐利亚州的小村,今年春天,因了我的执着加幸运,自己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片绿色,感觉像野韭菜。但怕又错认了相似的有毒的五月铃兰那类,走近细看再揉搓叶片,当一股浓烈的香辛韭菜味袭入鼻腔时,真是欣喜若狂:我20年的寻“韭”路,以亲眼发现,就近可得的骄傲画上了句号。

韭菜,该也是“久”菜,包含长长久久浓浓的乡情、亲情、友情。在山东出生的父亲生前最爱吃韭菜猪肉饺子。他19岁渡江南下,后因为落户在江南和繁忙的工作,难得能回家乡看望老父母。但只要他做着并吃到韭菜猪肉饺子,如同尝到了妈妈亲手烹制的美味,与父母共度的场景通过味蕾一幕幕重现,身体和灵魂得到双重满足。

如今我在德国,享用着大自然馈赠的野韭菜做的中式美味,仿佛与国内亲人间相隔的千山万水几万公里,也一下子缩短到了“零”。

韭菜久香……
(寄自德国巴伐利亚班贝格)

这两天,去年冬天埋下的一粒鸟鸣发芽了。每日清晨,站在窗台上“咕咕、咕咕”,喊我起床。春天觉深,不容易喊醒。它很执拗,一直“咕咕”,必等我睁开眼睛,伸完懒腰,把自己从床上搬到床下,“刺啦”一声,拉开窗帘,它才觉得完成使命,满意地“咕咕”着,振翅而飞。

野鸚鵡是两只,夫妻,常挨在一起,用鸟喙为对方梳头。我为你梳,你为我梳。一边梳,一边“咕咕”。“咕咕”是野鸚鵡的语言,和我说沙地话一样。时高时低,时急时缓。这一声“咕咕”,是“好起床”了。那一声“咕咕”,是“你吃了没”?夫妻之间那声“咕咕”,是情话。比人类口中的“我爱你、你爱我”更直接明快些。一说“咕咕”,你听懂了,我也听懂了。伸伸脖子,点着头,更亲昵地把两个鸟头靠在一起。

自去年冬天开始,它们就选好了住址,一根一根衔了枯枝、干草,来我这窗台定居。巢很粗糙,一看就没有织布鸟、缝叶莺、家燕那般的细心。好在窗台有雨篷,有防盗栅栏,不怕风雨,可以放心。只可惜,我这个大而无私的人类,常常粗枝大叶,“刺啦”一声,吓它们一跳。不过,自鸚鵡来居,我就小心了很多。拉窗帘前,先掀开一角,看看它们在不在。不在,可放心大胆地“刺啦”“刺啦”。若在,只轻轻地稍稍拉开些。透过玻璃,我看着它们,它们看着我。大眼看小眼,小眼看大眼,互不打扰,彼此安心。有时点个头,互相问候一声:“你好!”“咕咕!”我说:“你好!”它说:“咕咕!”不管它懂不懂,我当它懂了。它也当我懂了。它缩缩脖子,点点头。我也缩缩脖子,点点头。在这个城市,安个家不容易。我是好不容易才买了房,安了家,我理解它们的苦处。既然安了家,便不要再搬家。我住窗里,它们夫妻住窗外,毗邻而居,挺好。找个好邻居,也不容易的。

鸚鵡,书面称“斑鸠”,沙地人习惯称“野鸚鵡”。不是家养的,沙地人都喜欢在前面加个“野”字:野鸡,野鸭,野鸽子,野草,野菜,野麦子。我喜欢野,加个“野”字,便感觉自然亲切,有一种被放养的自由自在。沙地常见的野鸚鵡,是珠颈斑鸠,头、前颈、身粉褐,后颈有一圈白色斑点,如珍珠洒落,很是漂亮。

过去,鸚鵡是孝鸟,自带神性。古有载:舜耕历山,见鸚鵡与母同飞,鸣相哺食,益以感恩,乃作歌。舜帝看到鸚鵡母子相随,相互哺食,一时想到自己父母,感叹“父母远兮吾将安归?”没了父母,我还能回到哪里去?是的是。人心相似,今古相通。父母是子女的出处,亦是归处。只有父母在的地方,才叫老家,才叫故乡。所以,要孝敬父母,要尊老爱老。《周礼》有“敬鸚鵡养老”之说,把鸚鵡献给老人,以示尊老敬老,奉养老者。汉代有鸚鵡杖,几年满七十岁的老人,汉明帝都给予一柄鸚鵡杖。鸚鵡杖,即杖首为鸚鵡形的手杖。以青铜铸成鸚鵡,可历千年不烂。发一柄鸚鵡杖,相当于现在发一张敬老卡,拿着敬老卡可以免费坐公交、坐地铁、进公园。汉代持鸚鵡杖者有资格成为明帝座上宾,一起喝酒吃菜。《汉简》还载有一例:说一王姓男子殴打一持鸚鵡杖的老人,后被判斩首弃市。

如此,鸚鵡,便成为一种象征:一种身份,一份敬畏。我还没有到持鸚鵡杖的年纪,不过,大自然很是友好,给我发两只斑鸠,让我与它们毗邻而居。用“咕咕”声喊我起床,又用“咕咕”声哄我入眠。若长此以往,或可忘却时间洪荒,不知老之将至。

春意渐浓,鸚鵡夫妻开始忙着修缮巢穴,进进出出,忙忙碌碌,寻些柔而软的干草、毛羽来填充。估计,是准备产卵育雏。我常常去观看。它们已习惯了我的存在,拉窗帘,关窗帘,也吓唬不到。不过,我还是尽量轻些,再轻些。想象不久之后,雏鸟破壳,稚嫩地“唧唧”,内心,莫名地柔软和欢喜。

这“咕咕”声,多像是开在天空的花朵。城市,需要花朵。多几声鸟鸣,城市的天也会更加明媚一些。

与野鸚鵡毗邻



拥有“特异功能”的快递小哥

纪庸

已近子夜,蔡小兵的手机还是“滴滴”地响个不停,不停有人加他的微信——“小蔡,麻烦通过一次,想要一把葱。”封控一个多月,他没一天能睡个舒坦觉。

34岁的蔡小兵是圆通速递长宁区福泉网点的负责人。“最初的几天,几乎整夜都不睡,但兄弟们却是越干越兴奋。”

他们,兴奋什么呢?来物资了呗!

三月下旬,浦西封控前,蔡小兵的住地属于中风险地区,每做一次核酸,都有许多新增患者。蔡小兵一合计,和自己网点的员工说:“索性还是住在快递点吧。每天按时做核酸,做

抗原,这里还安全些。”还真的是兄弟。蔡小兵老家桐庐,“做快递的都是我们那里出来的,跟着我的这些员工很多都是老表,大家沾亲带故的。”十几个大男人就在公司里打地铺。有睡在车里的,有睡在地板上的,有睡沙发的……

蔡小兵开始失眠,“一开始,我们这么多人自己只剩几颗土豆了,我心里着急啊。”4月初,街道来检查,顺便聊起家常,志愿者少是个问题。

蔡小兵立刻主动请缨:“我们这么多人,闲着也就是闲着。而且志愿者不就是帮助居民解决最后100米送货问题的吗。这个是我们



的专业。”他一拍胸脯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说:“把我们的人都用上。”蔡小兵是有点“骄傲”的。有些地方来了物资,在外面摆了两三天,蔬菜都不新鲜了却还送到居民手上,“志愿者不是专业的,他们肯定吃不消,我们365天,天天都在干。不夸张地说,他们全部人干上一天,也没有我们这几个人干一两个小时效率高。”

蔡小兵脑子活,不仅是为了自己带的团队能够有饭吃,更为附近街道的居民谋福利,他找到了江苏吴江的渠道,帮助居民采购各种物资,吃的,喝的,尿不湿……一二十吨货,样样都有。十几个人,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。那段时间东西贵得要命,但加上运输成本上扬,蔡小兵这里的货品也不过比平时贵上10%~20%,居民们买好物资总是连声道谢。这个耿直的快递员很是直接:“我最怕别人把我们和发国难财的黑快递联系起来。挣钱是挣不完的,一辈子还长,这个时候不是挣钱的时候。”

蔡小兵发现,许多志



安谧时光(摄于枫泾古镇) 钱政兴

愿者都来为小区里的孤寡老人买水果。他心下一动,打电话给正在做“团长”的老婆:“已经团出去的货就算了,剩下的货我们不卖了。”就这样,一批蔡小兵花了8万元自费采购的12吨水果,从苏州来到上海长宁,又进入了老人的家中,全部免费。“居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现在他们有困难,我愿意尽己所能,出钱出力为他们服务,尤其是老年人。”

现在,蔡小兵为两个街道多个小区进行配送。口口相传,他的名气越来越响,左邻右里在群里还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“拥有特异功能的快递小哥”。“他们说刚下单,东西就到了,好像我们有特异功能一样。”明显疲累的蔡

小兵此时的口吻,是“得意”,是满足。前几天,他为邻居们找到馄饨和饺子的货源,从到货,再至居民家门口,只花了30分钟。购物必须十单二十单起送之类的规矩,在蔡小兵这里也是不存在的。阿婆单点一斤12元的葱,照送不误。这个夜里,还没睡下的小蔡又在给居民们寻找活鱼的供应商了。

2022年的上海之春,如此特殊,如此难忘,从来没有像此时这般真切感受,城里的人与这座城生息与共。蔡小兵05年来上海做快递,15年盘下一个加盟网点,“我在这里买了房子,也找到了老婆,别的地方,不会去了。”上海,我们的根,上海,我们的家,“会好起来的,一定!”

笋

探头探脑地,在老竹背后悄然来临,怯生生地先问一句:“嘿,我来了!”风雨并肩,挺有礼貌呢!

蛛丝马迹,一行兄弟;论资排辈,循序前进;一脉相承,同胞兄弟。

偶感

俞玉梁

“娘蓬头蓬脑,爹蓬头蓬脑,养个儿子尖头尖脑”谜语,笋和竹子——说的就是你!

瞧,没办法,敢冒尖,一代就是比一代有出息!

根

虽然不一定相等,可能还是成比例的:枝丫要挺得更高(看起来更茂盛些、闹猛些),根子(根系)也要伸得更更多更

扎得更深些。

——看得见的光采,总有暗地里的工(力量、努力)默默在支撑。

路

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

路是要用石板去铺的。这石板都出在自己手里。这石板是自己努力奋斗的成绩。

——不一定非要闪光,可千万要结实呵!



不要以为这是契诃夫的小说,这是现实版的套中人。这位套中人就是我的同学伊娘。

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伊娘的家中的。屋里一切陈设是那么的古朴宁静,清爽整洁,自然和谐。我喜欢这样的中式陈设:褐色真皮沙发,旧式原木餐桌和书橱,包浆老旧的藤椅,如今难得一见的三屉一柜写字台,做工极其简陋的骨牌凳……连洗漱间的梳妆台都是那么陈旧古老。看着看着,我竟然发现了伊娘的精致生活里,一个在现代家庭里早已消失的独特风景。我把这个“风景”告诉伊娘,伊娘说,

这没什么呀!多少年了,我就这样过来的,习惯了。

伊娘的习惯确实非同一般。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、扶手上都罩着白色开司米编织的套子。再看看其他家具,餐桌的玻璃板下也包着洁白如雪的套子,茶几上是钩针编织的图案新颖的套子,椅背上罩着一个套子,没有打开的电视机上罩着套子,一旁的一台老式收录机上也罩着套子。再看看卧室,被子躲在美丽大方的被套里,枕头自然也套得整整齐齐,令我眼前一亮的,是伊娘的床头靠背与床尾都套上了色泽素雅的布套子。临窗摆着一部缝纫机,不用说,缝纫机也悠闲地淹没在套子

里。我对伊娘说,看来你家没有一样家具电器没有套子!你看连椅子的四条腿,也穿上了防止摩擦地板的十分精巧的针织“套鞋”,可能就是马桶没有套子

“套中人”

史良高

了!伊娘一笑,说,错!我家马桶还真的套子呢,不信你去看。我去了,真的。不仅马桶盖有套子,就连马桶圈也戴上了套子。钢琴、吉他、电风扇、空调、洗衣机、电脑、音响,凡是能套的东西都被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的。伊娘说,有了套子,就不需要经常

七夕会

手机响了,只见她优雅地掏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东西来,原来,伊娘的手机也享受了伊娘编织的手机套。这手机套用红蓝黄白的开司米线钩出,那么的美观,精致,典雅。我笑说:“伊娘的手机也好好福气啊!”

伊娘年届花甲,退休以后,与世无争,在平静的生活中安享着自己的晚年。

离开小楼好些时日,我仍在想,伊娘把自己变成了“套中人”也没什么不好,在提倡全民低碳环保、开源节流的今天,伊娘的生活,是不是应该加以点赞呢?